

談到『因果輪迴』『業感報應』的問題，有些人是不輕易置信的。因為佛教的經論上不談『因果業報』則已，一談到這些問題，就自然而然地關連到道德問題上去，道德觀念，特別是一向被癡者認為不合情理的佛教道德觀念，對現實一般人生生活是有些不利的。依佛經意義說：現生善業增勝的衆生（人類）就可能生天，或超越到聖者的境界。反之，要是惡業增勝，或者純不善的話，他將從高等的人類往修羅、地獄、餓鬼、畜生等下墮！上昇與下墮，決定於自己本身現思相行為的動向，也即善通說的：『善則善報』『惡則惡報』的因果定律。如此驟峻苛刻的定律，一般唯功利是圖的人，他們自然是不能欣然接受的。會瞋者接受了因果無形中就等於行兇作惡滔蕩無比的盜匪，自動向法律自首，向公理低頭。這樣一來，行爲受了束縛，許多事情都未能做了；這在功利主義者的實際上是不合算的！因此，他們不得不群起反對，試爲迷信；不得不澈底否認因果報應的事實，這是多麼聰明的想法！可是，在『謀事在人成事在天』的天理之下，『因里業感』的魅力，無異一種強烈的酵母，決不因爲有些人甘心製造罪惡而不信因果就放鬆他們，或讓他們逍遙於因果法網之外。這不會這兒請以事實爲證：

靈不昧 · 妙峰

厚道熱情的朋友，彼此非常要好。但他是個生理特殊——左手生成一隻畸形的怪手，皮毛與猪手無別，狀態極可怕！——的人，有一天，偶然被某居士發見了，內心非常驚愕。但不便問其故，他也戰戰兢兢處處小心不輕舉手，怕人看見。可是經過了相當的時間，故事的大門終被叩開了。下面便是他本人自白：「佛家最重因果，我是一個宿業頗重的人，宿世究竟造了什麼惡業，我已不復記憶；不過，當死神最初降臨的時候，我快要離開屍體的最後一剎那，我却覺得當時的情景，是很清楚，很明白的。這就是儒說『一靈不昧』，他教所說的『靈魂』，一般人不懂佛學所說有第八阿賴耶識的中陰身會投胎，更不信佛家所稱『人死爲羊，羊死爲人』之六道輪迴的因果定律。我是過來人，這些道路我完全親自經歷過來，與佛經所講，不謀而合。不信，且聽我慢慢道來！」

「我常聽人說，死倒不見可怕，可怕的死到了那裏去？這確是老實話，確是值得反省和顧慮的問題。死固然很苦，如活龜剝殼，那只是短暫的一剎那，算不了什麼，最可怕的死後渺渺茫茫毫無主宰。我就是這樣的沒有主宰，才留下這隻可厭的手，當我底靈魂離開軀殼之後，就只有一個『中陰身』。」

那時我並不知道這個名稱，在夜幕彌漫的空中，游絲似的飄盪盪盪，

我想去的地方偏不能自主，不要去的地方，偏偏要去，這時，我已經完全沒有主宰，身體輕浮，『飄然欲仙』，祇要一陣風（業風）就可以毫不費力地把我吹過去。忽東忽西，或南或北，那真是茫茫茫，茫茫，一切皆茫茫，不知何處是歸宿了。隨着業力而浮沉、受報，這就是因果輪迴。我正在這樣顧慮徧徨的時候，突然感覺全身冰冷，漸漸地冷得發抖。越過一個山坡，這時天空彷彿光亮了一點，模糊中發覺前面有個小小的農村，人煙並不稠密，只有疏疏落落幾間牛棚般矮小的茅屋，裏面都好像沒有人。在一家門口，我發現掛着一張毛色光澤的獸皮，誤以爲皮大衣，由於澈骨難受的寒氣，迫着我不顧一切的穿了起來，轉瞬間我已迷糊地睡着了，還在做着人間驚寵的幻夢。當我醒來的時候，只隱約聽到孩子聲音，並覺得那孩子用手撫摸我的身體，自言自語的說：『啊！我還是喜歡這個小孩，長得胖胖的，毛色也漂亮。』此時，我已完全明白了，明白我目前墮落在什麼地方，然而我已不能自拔了！我心如刀刺，異常懊悔，悔恨自己當初不該披上那件惹禍的皮大衣。但是後悔莫及，爲之奈何？

「朋友！那時我真是悲痛極了！從我這悲慘的命運，想到猪本身的一種遭遇：猪的生活，猪的結果，以及將來必然見到的割子手！」

屠夫的狰面目；一幅鮮血淋漓的陳屍圖，頓時清楚地像電影般一幕幕的映在我的眼前，使我越發害怕！當時我就下了決心，誓與命運搏鬪，解脫猪身，此時無路可走，只有絕食自殺一途。經過四天的工夫，果然應效了。恢復了本來面目——中陰身——的時候，我深感人身的可貴。所謂：『萬般將不去，只

「朋友！當我恢復中陰身的時候，又覺得輕浮飄渺，栩栩然如蝴蝶飛去！到了『山窮水盡疑無路』的時候，忽然出現一個村莊來。此時我全身又覺寒冷，在疏落的平房中，如前一樣，也有一兩家在門外掛着毛皮，可是，經過上次的教訓，我已不再上當了！」

「但寒氣刺骨的陰風，始終威脅着我，使我到處亂鑽。畢竟天無絕人之路，在天昏地暗中，我突然發現一道溫暖的火光從遠處射來，快活得使我如燈蛾一般，毫無思考地撲了過去，原來是一堆旺盛的炭火。我對這炭火的要求，如雪中烈日，一陣溫暖的刺激，竟樂得失了知覺。剎那間，到我醒覺的時候，我已經又轉世回復了人身了。我的左手，就是因生前做了四天的小豬，轉大速，才留下這可厭的豬手業報來！」

「雖然如此，但我還覺得慶幸，覺得驕傲！慶幸的是，我沒有被業海的漩渦捲去；驕傲的是，於千鈞一髮的險境中，還有定力掌握靈性，得以轉身做人。爲珍重這點靈性，了解人生意義，保存人生人格的完整，我便毅然決然地，誠心學佛。因爲佛學證實了我經歷過的一切；證實了因果輪迴的真實性。只有循着佛學的路徑，才有新生的希望……啊！我今天之所以能够學佛，它——這罪孽的手——還是個有力的增上緣，否則，今後不知還要做出多少世的豬身呢？」

這是個赤裸裸的真言，確是常到善導寺聽經。不過他很特別，不願意人家知道他的生前經歷，縱然意外給你知道了，他也要你保守秘密，爲尊重他的意思，故不稱

• 樹 菩 提 •

是一件我自己遇着不太平凡的事，在近今世風不古，交道凌夷中，確為少有，何況我現因學佛，一切見解，又與往昔大不相同，似亦有寫述價值。

民國三十三年，我因交通部差遣任務結束，甫由大西南各省，隻身浪遊返渝，在一個結識未久的海員朋友所介紹的一個朋友呂兆昌君府上，作客小住，適衡陽淪陷，家我双方，頓失連繫，正焦慮中，忽有友送來一電，始悉係衡眷老小轉探到渝，抗戰期間，公務員一般全窮，借貸無方，何來鉅款？應此劇變！方躊躇間，時呂君在座，察余隱，立允為我籌措萬元，（法幣，相等於我當時半年薪津，）趕程赴援！並頻慰安，心，毫無德色！隔日成行，渝築間兼旬往返，老母弱病妻女共六人，一門團聚，幸脫於難！

呂君，天津人，聞係海員出身，抗戰期中，會集多友賞，在重慶辦一個甚麼化學工業社，製售牙膏、香皂、慘淡經營！東扯西拉！打腫臉充胖子，非真富有也，其為人交遊廣闊，豪邁天眞！見我尤擊！我不知道從那一個角度裏為他實識，視我如兄，禮敬備至！竟能在素昧生平，與萍水相逢的場面上，毫無條件！無手續！無作用！慨借鉅款，解我厄難！這真是做夢都想不到的事！

勝利炮響！舶來品到！呂君企業，一夜便垮了！他奔上海，我來臺灣，此後我托友人間接探訪，函告，並頻將我現址奉告，此君由滬轉港，七八年榮悴升沉！固亦時有所聞，但從無一信向

名。我因這故事是因果定律的具體考證，也是一般科學者無法解答的重大問題；這事給予學佛者以很大的幫助，是弘法中最引人入勝的材料。也可以說是給一般撥無因果者的當頭棒喝！是迷惘

負債拉雜談

張文炳

我索欠。

去年夏，悉呂君復由港到臺，曾抽暇往北投一晤，杯盤狼藉！親自料理！紅燒獅子頭！又請我大喫一頓！欠款二字，不但始終未提，反告我「昨夜在某方應酬，一場撲克！收入三千餘元！」，並殷殷以我之經濟現狀能否維持為慮！其實他是閑員！我為任官！不用說「殺人償命，欠債還錢！」是天經地義的道理，即就人情講，「肉包子打狗」有去無還！我也未免太光棍，太聰俗了！

我現在已是學佛的人，學佛的人豈應賴債？萬一我這一生真有心還債而畢竟無力辦到，那麼我來生也得一定還他（我不希望有來世，還是能還的好）不然，便是他前生欠我的，亦未可料，總之我的「不賴」與他的「不索」，咱倆是心領神會，都有默契，卻不成甚麼問題，祇是我常常推想到呂君這一點很近於具備佛學所謂「三輪體空」，無邊無際，真實無漏功德種性的人，必須要勸他信佛！學佛！使他將這種精神培植莊嚴，講到「止中觀」居空不捨萬行，觀中止一涉一性湛然！這兩句話時，老居士正在那引喻索解舌敝唇焦的當兒，我偶然想出以上所說的「人生如戲」並思「身在劇中所應有的兩方面的對策」，不盡微微點首，似有領會！一轉念間，又連想到

「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」兩句心經，獨自個默默涵詠！冷靜體察！尤覺理論圓融！實令我萬分服膺這佛學不但是世間做人的真理！抑且為出世成佛之階梯！焉得不學？焉得不信？

我還要很鄭重極強調的說，所謂「不捨萬行」，是歸真！衆善奉行的原理！而「一性湛然」，是除妄！諸惡莫作的根基！都是屬於積極與正信的無上法門！誰要嗤佛教為消極！為迷信！那就算禍害衆生！斷絕惡命！要負責任的啊！

思友情，念佛恩！拉雜寫來，藉「菩提樹」刊寄呂君，兼勸未學，並就教於各方上善大德耳。徵求

者起死回生的妙藥！特為略述，以供讀者參考，並寄語造作惡業者回頭猛省！最後，還希望這位豬轉人身的主角，公開秘密！因為這樣纔能够方便引度一些頑迷不信的衆生呵！

「黃河之水天上来……千金用盡還復來……五花馬，千金裘，呼兒將去換美酒……」之句，每感大獲我心，不期然而然也就流入這一類型的人生觀了！

飯後，研讀經論，才恍然於已往見解，完

全謬誤！簡單說：「人生」本是假的！但我們要認假作真去做！決不可將它看成一種「頑空」的境界，譬如演戲，我既為戲中演員之一，不管是主角，是配角，明知是假，也需要有板有眼！唱做合節！注精神表演得恰到好處！才算盡職！另一方面說：劇中情境，千篇一律，是離不了悲歡離合的，既為演員，自不免身歷其境，彷彿我就是才子，是佳人，是皇帝，是宰相，在這時你祇須於藝術及技術上，平心靜氣！注意表演！萬不可將內心真正的情感給衝動起來，以致於演罷卸裝後，忘其所以，還認為你自己真個是才子，佳人……豈不是傻瓜嗎？

臺中市靈山寺，有日講解「大乘起信論」，講到「止中觀」居空不捨萬行，觀中止一涉一

性湛然！這兩句話時，老居士正在那引喻索解舌敝唇焦的當兒，我偶然想出以上所說的「人生如戲」並思「身在劇中所應有的兩方面的對策」，不盡微微點首，似有領會！一轉念間，又連想到